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六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一

班氏古今人表後人嘗爲深思其義例矣其一也經傳史册所載善惡事迹信若列眉者而次第之諸子雜說互有異同王侯似續事行茂闇概不之錄若此者傳信之義也其一也廣搜異聞旌別幽隱枯魂朽骨復得光曜而聖武姦邪灼然人口者亦無庸列如此者博觀之雅也表則進退無所據爲惟世本世家羌無故實抄撮靡遺其他傳記任意取捨而閒掇拾荒裔以眩之至於

愚公餓者臣人童子本無名氏亦汚簡牘此其大惑不解者也若其高下無別是非昏亂夫人知之益怪顏籀之註若駘降姞祭之字釋音甚勤殆恐人之不知而孤文側出閒有乖舛執覩無覩以爲人固自知之耶將已實有所闇也蒙竊羞之少時嘗讀諸子雜家傳記紛錯或一人而三四易或一事而四五易每欲整齊參考茲於表中名氏畧註出處稍參駁異自皇甫謐等所言皆不敢信寓知人論世之遹焉

上上

太昊庖犧氏

劉恕外紀云取犧牲以充庖廚號庖犧後世音謬謂之伏犧按律歷志作炮犧始用燔炮之食字不當爲庖又白虎通云伏犧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劉說非也

炎帝神農氏

淮南脩務訓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司馬貞索隱曰以赭鞭鞭之草木始嘗百草呂覽愼勢篇神農十七世有天下尸子作七十世

黃帝軒轅氏

管子五行篇昔者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劉恕外紀據蚩尤是黃帝所食故改作風后引用古書不當如

此大常察平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部辨平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辨平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平北方故使爲李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 路史注

淮南子 伯余之初作衣 許注云黃帝

少昊帝金天氏

王符五德志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萬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皞 皞爲皞之訛律歷志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 據彼文則摯與青陽非一人而皇甫謐與王符竟云名摯字青陽則謬矣御覽七十九河圖曰女節生白帝朱

宜按五帝德帝繫篇皆不言少昊故史記紀年並不列三統厤以左傳郯子之語爲黄帝也周書嘗麥解曰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質與摯同

顓頊帝高陽氏

五德志瑤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防之宮生赤帝顓頊赤當爲黑河圖作黑帝呂覽序意曰文信侯曰嘗得黄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賈子胥者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黄帝淮南齊俗訓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拂於四達之

御覽引淮南注嚳音撰除其不祥則古本作嚳此誤

帝嚳高辛氏

鄭注繫辭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律厤志三周嚳其樂故易不載御覽八十張顯析言曰高辛氏初生自言其名帝王世紀曰自言其名曰夋據此則大荒東經所云帝俊即帝嚳也郭璞注爲帝舜誤

帝堯陶唐氏

呂覽開春論堯之容若委衣裘爲以言少事也

帝舜有虞氏

舜耕於歷山夢眉與髮等書正義引尚書大傳

帝禹夏后氏

淮南氾論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按此事本於鬻子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地形訓禹以息土塡鴻水以爲名山

帝湯殷商氏

管子桓公問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按此乃出殷周術士陰謀如太公六韜比耳藝文志所云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當即此史遷無識從而采入

文王

文王世子注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呂

覽制樂篇周文王立國八年竹書紀年帝乙三年夏六月周地震文王於文丁十二年即位僅四年與此異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韓詩外傳三同

武王

管子地數篇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

橋之粟亦二什倍按此以巨橋爲武王之僞書異聞也史記伯夷列傳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淮南齊俗訓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西伯戡黎疏引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太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文王詩序疏引鄭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今文泰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鄭大傳注云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太誓又二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帝受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十三

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鄭云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見周頌武疏僞孔傳亦云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周本紀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雖誤以十一年爲九年要爲喪終一也祭畢卽是吉禘周制諸侯五月而葬時雖未制禮不甚相遠又甘誓云用命賞於祖則觀兵載主以文王爲受命之祖不必如後世載遷廟之主以行也何得有未葬載尸之事若奉祖社於軍本是典禮何足怪乎淮南雜家本不足責史遷輒爲此野人無稽之語世人徒玩其文辭而不悟其背理傷教良可嘆也

周公

荀子非相篇周公之狀身如斷菑墨翟貴義篇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漆十士漆同七呂覽精喻篇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眾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紂雖多心弗能知矣按武王伐紂彰明甚矣何用此客之規規者與他事絕乖異安也說苑指武篇作齊人王滿生見周公云云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

且危傅之於膚周公仰觀見書曰嗚唯譴聞命矣明日誅管蔡與呂覽謀紂者異與韓詩外傳四作答與說苑同按微此人密譖周公將不能自斷乎亦妄

孔子

論衡物勢篇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按此何等語充尚謂有人心者乎充又有問孔篇取論語言行反爲究詰充其狂人哉史遷作世家其謬妄有十二其言固結於人心而習焉不之察也不可不辨首云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叔梁紇死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鄭注檀弓蘇轍古史皆從之按家語本姓解敘孔子母本末甚明孔叢陳士義李由所生不正託於孔子不知其

父子順己辨之而索隱欲強解之謂叔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也按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不得謂衰老之人不合行婚禮武王娶邑姜亦非壯室是其謬妄一也又云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爲陽虎所絀按孟僖子使說與何忌事孔子學禮則髫齔已知禮矣要絰爲實常人恥之況聖人乎且其下云孔子年十七當魯昭公七年彼時安得有陽虎家語又云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貨弔私於孔子云云按論語稱孔子不見則孔子與彼素無款洽其事亦妄其謬妄二也又云孔子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衞困於陳蔡之閒按此以

孔子後事倒敘於適周問禮之前謂魯昭公世已然亢漫無文理其謬三也又云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按考工記人長八尺言其大凡過若不及者甚多且魯之異孔子者僅以其長耶出諸遊戲其謬四也又云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按公晳哀不仕大夫家孔子特欲貴之明孔子不爲異國陪臣矣遷於上文云齊景公適魯問孔子云云景公說之是齊景公早知孔子不待屈家臣以自通上下文理不屬說苑立節篇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邱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邱其不知某亦甚矣遂辭而行與彼事相較其高下懸絕矣其謬妄五也又

云魯定公卒居陳三歲還適衛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既不得用將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他日靈公問兵陳云云按靈公卒於哀二年安得居陳三歲復有下事歷計史所敘在衛三節一公孫余假出入也此其事之誣不待言而韓非書所假見子羔事下一雍渠同乘也一問陳也實爲一時而糾纏作三其謬妄六也論語云公山不擾以費畔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聖人自以大義言之雖魯猶不爲則不爲公山氏可知而史云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是直以費邑爲斬沛之基與東周之言不大背謬乎繹史亦斥之其誣妄七也又云

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魯三卿司空兼司寇以大夫居之者小司寇耳祝其之會卿當行或孔子攝相儀在是時彼以大司寇為卿故以相為國相其謬八也又云匡人止孔子拘五日匡人拘益急按莊子云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韓詩外傳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夫孔子之似陽虎其是非易曉一介往復則決矣胡為五日益急乎其時又無所謂甯武子也是謬妄九也又云昭王以書社地七百里按大夫食菜以邑者周官之四井為邑伯氏駢邑三百也衛獻公與免餘邑六十杜預云此一乘之邑非

四井之邑以下有惟卿備百邑知其爲一同之地也二十五家爲社書社七百實萬七千五百家耳齊侯致昭公者僅莒疆千社昭王果以封孔子則七百社已過矣何爲七百里乎其謬十也又去小雅大雅頌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不知三百篇其施於樂者皆宗掌之不必孔子之弦歌也不施於樂者孔子不能合諸韶武也又去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傳合公羊僞學是全不曉六藝之旨其謬十一也蘇轍曰吳伐越墮會稽史記載此事在定公之世爲失之矣按敗越夫椒在哀公元年前此吳未能克越則墮會稽事

不當於定公世其謬十二也蘇司馬遷本無學術言不純師欲以形容大聖難矣

上中

女媧氏

淮南覽冥訓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又說林女媧七十化山海經云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注云女媧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爲此神按淮南言七十化以其敎行天下理猶可通若山海經語誕矣天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風俗通曰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于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黃土人貧賤者絙人也此因天問制匠之語而傅會也

共工氏

管子揆度篇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左傳言共工氏伯九州獨管子言王表列於容成氏之上意亦以爲王也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張湛曰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閒其後苗裔恃其強與顓頊爭爲帝按此共工氏則如張湛所云伏羲神農之閒者

容成氏

淮南本經訓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首按呂覽勿躬篇容成作厤此是黃帝時臣別一人高誘合而爲一非也路史作庸成

大廷氏

見昭十八年傳呂覽用民篇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注曰夙沙大庭氏之末世皇甫謐以爲大庭已下十五君皆襲庖犧之號案御覽引世紀云神農氏都陳又營曲阜故春秋稱魯大庭氏之庫左傳正義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氏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按此表則與高誘杜預義同而皇甫謐又兩岐其說

柏皇氏

莊子胠篋篇作伯皇路史勦道書所載云姓柏名芝此繆妄之尤矣

中央氏

路史作中皐氏

栗陸氏

索隱栗陸氏上有𦬇須氏疑傳寫脫之 鄭析子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殺箕文

驪連氏

胠篋篇作驪畜 路史作鼠漢氏

軒轅氏

六韜軒轅氏古之王者也

尊盧氏

以上並見胠篋篇

渾沌氏

莊子應帝王中央之帝爲渾沌又子貢見漢陰丈人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昊英氏

商子畫策篇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

有巢氏

周書史記解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怨而生變有巢以亡

劉恕云非人皇氏之後有巢氏爵史云六編所敘乃昊英氏之後有巢氏

朱襄氏

呂覽古樂篇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高誘曰朱襄氏炎帝之別號

葛天氏

呂覽古樂篇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陰康氏

古樂篇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故作爲舞以宣導之

亡懷氏

外紀云自伏羲至無懷一千二百六十年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年按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羲封泰山禪云云注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則無懷氏不得在十五君之末

東扈氏

淮南繆稱訓昔東戶季子之世注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繹史引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哉以紹荒屯遺美好耆耆拱黙而九垓以永流富是之時禽獸成羣道上鮮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飽宿之隴首其歡樂而無縟其哭哀而不聲會至德之世也

帝鴻氏

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云卽黃帝大荒經云帝俊生帝鴻羅泌以爲黃帝子

悉諸

呂覽尊師篇神農師悉諸新序雜事五引呂子作悉老莊子知北遊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老龍吉或卽悉諸爲說曰若以爲言并責則被衣方回之類何以不例

少典

表云炎帝妣生黃帝按晉語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炎帝之先有蟜諸侯也韋昭曰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新書因此爲炎

（帝黃帝同母異父之說）大戴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宋隱曰少典是國號非人名黃帝卽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耳呂覽稱神農有天下十七世譙周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海內經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帝按晉語謂黃帝炎帝之祖同是少典國而所娶又皆有蟜之女一成德於姜水爲姜姓一成德於姬水爲姬姓然則黃帝非炎帝之裔而少典又非母氏之國（譙周云少典爲有熊國君亦不言是女）衷之謬甚矣（宋書符瑞志黃帝母曰附寶其先卽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

列山氏

魯語列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韋昭曰列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列山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鄭云厲山神農所起列厲聲同杜預於昭二十九年傳稱列山氏爲神農世諸侯劉炫曰規之表於顓頊下出柱而此復出列山氏不知列山氏之卽神農也

歸臧氏

杜子春太卜注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 外紀黃帝一曰帝鴻氏歸藏氏表乃分爲三人甚繆也

方雷氏

晉語司空季子曰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

之甥也韋昭以方雷爲西陵氏之姓誤嫘祖乃西陵氏耳皇甫謐云黃帝次妃曰女節也又云青陽與倉林氏同於皇帝故皆爲姬姓帝嚳爲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此姬姓之青陽一爲玄囂者也其方雷氏所出者爲己姓之青陽韋昭云金天氏帝少昊也律厤志云少昊曰清淸者黃帝之子淸陽也是其子孫然則表云方雷生玄囂不知別有一青陽而非玄囂皇甫謐宋衷輩皆承誤

絫祖氏

史記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按昌意即晉語之蒼林氏律厤志顓頊蒼林昌（大戴帝繫篇同）意之子表不審攷將同母之兄弟分屬二妃此尤誤也

彤魚氏

晉語夷鼓彤魚氏之甥也（皇甫謐云夷鼓一名蒼林非）

嫫母

據律厤志蒼林即昌意非嫫母所生呂覽遇合篇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淮南修務訓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

封鉅

管子五行篇之大封疑即封鉅字倒互耳（路史炎帝器生鉅爲黃帝

師仙海經炎帝生鉅封

大塡

呂覽尊師篇黃帝師大撓勿躬篇大撓作甲子韓詩外傳五黃帝學乎大塡御覽四百四引作大顛新序雜事五引呂子作大眞是大塡大撓爲一人也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參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大隗或又大塡之異稱歟

大山稽

列子黃帝篇夢遊于華胥氏之國既寤召天老力牧大山稽告之張湛曰三人黃帝相也按表又不及天老五聖二人

力牧

淮南覽冥訓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注云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按正文言女媧注言黃帝二臣豈女媧氏亦有名力牧太稽者歟論語摘輔象曰力墨受售斥州選舉力墨即力牧也墨牧聲韵通

淮南修務訓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抱朴子推步則訪山稽力牧

風后

春秋內事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釋史引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以爲將

按謚所稱出自占夢書里巷鄙語耳黃帝時安有姓風姓力者哉

鬼臾區

天元紀黃帝問三陰三陽之候於鬼臾區鵲冠子龐煖曰王問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史記正義應劭曰黃帝時將也按靈樞有黃帝問於少俞又有問於少師壽夭剛柔篇疑鬼臾區即少俞而官為少師扁鵲傳以俞跗為上古之醫非也韓詩外傳作中古當是

封胡

路史申命封胡以為丞鬼容蓲為相力牧為將而周昌輔之

孔甲

並見藝文志

岐伯

素問謂之天師表又不及雷公何也

泠倫氏

呂覽古樂篇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御覽作榮援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命之曰咸池

五鳥五鳩

郯子所說少昊官制耳不曉何人憑能定其仁智晏子對齊景公曰爽鳩氏始居齊地

昌僕

史記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帝繫篇作昌濮

海內經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

帝顓頊按彼文則顓頊爲昌意之孫皇甫謐據之女樞

女祿

帝繫篇顓頊娶於滕𣵛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

西山經騩山神耆童居之郭璞曰耆童老童顓頊之子

稽叔夜琴賦云慕老童於騩隅大荒西經老童生祝融

祝融生太子長琴

嬌極

帝嚳老童娶於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吳回世本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驕福 按蟜極是高辛父書傳無有以爲老童妃者極應爲緺之譌

吳回

世本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帝嚳同 按楚語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大荒西經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卬下地與楚語合則又以重黎爲二人帝嚳楚語皆古書未定其孰是左傳少昊氏別有名重爲木正非此老童所生 據楚世家帝嚳使重黎誅共工氏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則重黎當先於吳回表置祝融於帝嚳世誤倒也周語夏之興也融

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紀年帝癸三十年聆隧災

后土

昭二十九年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海內經共工生后土則以爲祝融之曾孫術器共祝庸子術囂生條及句龍

蓐收

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召史嚚占之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海外西經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者蓋木有蓐收之神司西方故

眥其官

玄冥

昭二十九年傳少皞氏有四叔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海外北經北方禺彊人面鳥身注曰字玄冥水神也尚書大傳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帝顓頊神玄冥司之是本有玄冥司北方立官象之越絕計倪內經黃帝上事天下治地使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按此又以玄冥爲黃帝時

柱

自夏以上祀之越絕計倪內經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火

師味

昧爲昧之訛釋文曰師長也爲水官之長路史少昊子妣生般有子

日昧為玄冥師

允格臺駘

昭元年傳焦氏易林臺駘昧子明知地理障澤宜德封

居河涘

窮蟬

世本作窮係史記云顓頊生子曰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按堯典嬪於虞虞是國名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昭八年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循內外傳皆以幕為瞽瞍以上韋昭解為虞思非也若以幕為舜後則不當舍舜而遠追顓頊推之則舜之先非庶人明矣呂梁碑舜祖

蓐蓐生窮蟬竊以爲蓐即窮蟬耳

柏夷亮父

呂覽尊師篇帝顓頊師伯夷父 新序五同此多一亮字 路史據此表作柏亮

綠圖

韓詩外傳五顓頊學乎綠圖 御覽作祿圖神仙傳老子帝嚳時爲祿圖子此荒誕之說

僑極

帝繫篇蟜極產高辛 路史要陳豐氏曰褒履大跡生嚳

姜原

帝嚳篇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氏產后稷劉向列女傳鄭康成生民箋以為高辛氏之世妃非帝嚳妃也後儒如譙周等皆從之

簡狄

帝繫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氏產契呂覽音初篇有娀氏二佚女淮南地形訓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為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獲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列女傳簡狄得玄鳥卵誤而吞之遂生契王子年拾遺記懷卵一年而有娠十四月而生契按詩傳以春分玄鳥降帝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

此理之可從者而慶成黿圭春燕卵之說譙周等又然之

陳豐氏

世本次妃陳鄷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外戚傳昔堯十四月而生帝堯碑慶都與赤龍交而生伊堯成陽靈臺碑感赤龍交始生堯皆本春秋讖也御覽八十春秋合誠圖曰慶都年二十寄伊長孺家赤龍與慶都合婚有娠爲何等鄙俗誣衊人盜於內聖而皇甫謐復竊以欺人

娵訾氏

世本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劉敬叔異苑娵訾氏生而髮與足齊陳鋒能育及爲帝室八夢日而生八子皆有賢智世號八元羅泌云八元實沈閼伯晏龍

叔戲五人續牙厭越傑七人盡合帝嚳爲八大荒西經帝俊妻常羲

祝融

昭二十九年傳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日子者其子姓也鄭語黎爲高辛氏其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楚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內外傳互證不當依唐因改火爲北也呂覽勿躬篇祝融作市管子又有祝融爲司徒在黃帝府或別是一人如共工氏自神農下皆有之潛夫論讚學篇帝嚳師祝融

陸終

帝繫與同氏產陸終表既列與同於前置祝融於此不當云陸終祝融子也

女隤

世本作嬇帝繫陸終氏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帝繫篇其一曰樊是爲昆吾鄭語昆吾爲夏伯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斟姓無後其三曰籛是爲彭祖鄭語大彭豕韋爲商伯楚詞注彭鏗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垂遠也潛夫論讚學篇顓頊師老彭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韋昭曰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鄶今新鄭也其五曰安是爲曹姓鄭語曹姓鄒莒韋昭曰封於鄒其六曰

季連是爲芉姓季連者楚氏也馬驌曰陸終六子宜列爲大字今姑從表所列

廖叔安

見昭二十九年地理志南陽湖陽縣古廖國

舟人

鄭語秃姓舟人韋注云秃姓彭祖之别舟人國名

赤松子

韓詩外傳五帝嚳學乎赤松子淮南齊俗訓作赤誦子

柏招

呂覽尊師篇帝嚳師伯招按靈樞壽夭剛柔篇有黃帝問於伯高疑即一人

句望

舜曾祖父事行無考

帝摯

史記帝摯立不善崩索隱曰古本作不著俗本作不善謂微弱不著猶不著明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按司馬貞之言是也劉恕作外紀聊載或說不善之事猶未敢決也而金履祥作前編遂大書爲荒淫無度諸侯廢之若漢時有此言班表當置諸下下矣苟漢人不知後世何從知豎儒鼠目寸光并史記索隱未之見而哆口史筆厚誣古人此其學術可概見已畢沅撰年代歷作庸音致既以庭在入元之列而又云即位不善乖盭如此

女皇

帝繫篇帝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

羲仲　和仲　羲叔　和叔

楚語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注使復典天地之官

羲氏和氏是也

尚書大傳儀伯之樂舞鼚哉羲伯之樂舞將陽和伯之樂舞元鶴之鄭注儀當爲羲羲仲之後羲伯羲叔之後和伯和仲之後按鄭不言即是羲和等而言後者前解四嶽入伯云堯時得羲和命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吺其工求代乃分置八伯是鄭以羲和四子堯時先卒故舜巡守方嶽儀伯等皆其後入也據舜典亦有咨四岳之文而知羲和前卒者以堯所命即是六卿之職而舜時已有棄禹后稷契爲司徒皋陶作士鄭云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爲孔傳亦云美其前功則知羲和等稍死而稷契輩代之其伯夷作秩宗爲舜所命則羲仲舊掌此官又知咨行在舜時卒者也

法言重黎篇羲近重和近黎

八愷

荀子非相篇皐陶之狀色如削瓜淮南修務訓皐陶馬喙是謂至信

八元

據杜預云八愷卽垂益禹皐陶之倫八元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而表列此十六人於前惟易歷堅之字爲皆繇則十六人中惟皐陶朱虎熊羆在元愷耳大荒東經帝俊生仲容有仲容之國南經帝俊生季釐有季釐之國大戴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

外諸

韓詩外傳五舜學乎尹壽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新序五堯學乎尹壽所說各異大畧篇舜學於務成昭新序五舜學乎務成跗韓詩外傳又云堯學乎務成子附潛夫論讚學篇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皆莫可究詰者也

被衣

莊子知北遊齧缺問道乎被衣尸子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譔云即被衣王倪之師也高誘俶眞訓注云披衣而行因曰披衣

方回

俶眞訓注曰其人方直同旋因曰方回按此皆子虛烏有之類垂諸信史則謬矣荀務博集善綣伯成子高務成之流又何以畧之

王兒

莊子天地篇齧缺之師曰王倪

齧缺

天地篇許由之師曰齧缺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許繇

天地篇堯之師許由呂覽尊師篇帝舜師許由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卽謂許由文選注引譙周古史考曰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

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蓋譙周雖傳疑未定而別有巢父猶不敢信皇甫謐妄人乃取巢父列諸高士傳而自後公然形於簡墨

子州支父

尊師篇帝堯師子州支父新序五作州文父莊子讓王篇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又云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娥皇

紀年帝舜三十年葬后育於渭或注云娥皇也蓋皇育聲相近御覽一百三十五引尸子堯妻舜以娥媵以皇

又分爲二人

女嚳

帝繫篇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

弃

淮南主術訓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

冬生

姞人

宣四年傳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天問言湯云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洪興祖云左傳以后稷之妃爲吉人與此吉妃同意　索隱曰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姞氏生不窋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以不窋親弃之子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

卨

淮南齊俗訓堯治天下舜爲司徒契爲司馬 按閟宮箋稷後作司馬蓋契代舜爲司徒弃代契爲司馬

垂

墨翟非儒篇巧垂作舟呂覽離謂篇周鼎著倕而齕其指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齊俗訓奚仲爲工或誤以垂爲奚仲荀子解蔽篇倕作弓 海內經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羅泌云句龍生垂不知其所據 潛夫論讚學篇背倕之巧

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壽後人設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度而效倕自制必不能也

朱㫁

鬻子禹之治天下也得皐陶得杜子業得旣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湛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或者七人之中有㚢㫁等舊臣在敷路史以爲逢伯陵之子㚢㫁出臣鑒

柏譽

王符讚學篇禹師墨如與柏譽聲同疑即一人大略篇禹學乎西王國尊師篇禹師大成贄

柏益

荀子成相篇禹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呂覽求人篇禹得陶化益眞窺（王應麟曰眞窺即直成也謝墉校荀子云窺與窴形似窴與成音同）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按此則古書皆以皐陶益並稱無別有柏翳其人也墨子尚賢篇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史記皐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其事亦合蓋益初贊於禹舜時爲虞官皐陶卒後益乃代總百揆之任而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按竹書紀年帝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徐鍇說文繫傳大唐天王

云伯翳即伯益也按費侯即大費伯益即柏翳調馴鳥獸即是虞官贊禹功平水土孰有大於伯益者反不知其所封無是理也故索隱以爲誤而劉恕據之郎云非伯益此宋以來好異之風也羅泌乃以大費柏翳爲皋陶子而伯益則爲隤敳又出杜撰其以伯益爲皋陶子者列女傳管仲妾婧曰睪子生五歲而贊禹王應麟曰睪與皋同呂覽求人篇皋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高誘云皋子賢者也後人因是爲益避啟之事故又以皋子爲皋陶之子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高誘當染篇注亦云然至羅泌等云皋陶子爲伯翳按文五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若使其子柏翳

爲秦祖則文仲何有不祀之歎後人不信經典正文而顧以妄婦之言爲信乎水經注洛水篇晉元康五年白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三子伯益者也此里俗之傳說豈諸不論可也羅泌專剽竊此類以惑人

龍

孔穎達正義曰伯夷姜姓不在元凱内夔龍亦不可知路史以爲山海經之晏龍

夔

呂覽古樂篇帝堯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

歌注云質當爲夔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又察傳篇舜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爲樂正合而觀之則似二人故羅泌云然然堯時實無別有質爲樂者也

女趫

帝繫篇禹娶於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氏呂覽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南音武帝元封元年詔曰朕用事中嶽見夏后啟母石按石破而生啟與伊尹生於空桑等耳淮南所紀又奚足深怪

啟

天問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紀年帝啟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海內南經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巴巴人請訟於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墨翟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按以為啟鑄九鼎與左傳乖異

公劉

詩傳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趙曄治韓詩者或是韓詩以為公劉詩也後漢書寇榮上書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盛德及行葦之不傷

有娀氏

莘侁字皆同列女傳云生仲壬外丙

太丁

未立而卒仁與智不可知也表類妄也

伊尹

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按晏子諫篇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則與荀卿言正相反天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眾而逢伊尹舉以爲相也按此節敘伊尹進用事最雅正上文又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又同於俗也呂覽本味篇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說文倂送也春秋所謂致女桓三年傳公女嫁於敵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

下卿送之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假令伊尹爲有莘媵女亦非屈辱諸子雜說目不知禮故多以撥臣爲口實

墨翟尙賢篇一則曰有莘氏女之私臣再則曰莘氏女師使使爲庖人何言之鄙倍也貴義篇又云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予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按如彼言則湯干伊尹非伊尹干湯也以其矛陷

其盾可也鶡冠子世兵篇伊尹酒保韓非難言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趙策馮忌見趙王曰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湯燕策蘇代謂燕王曰伊尹再逃桀而之湯當時遊談之口直以聖賢爲蹋鞠惟其蹴踢而己史遷襲之又以伊尹名阿衡斯爲悖矣

告單

書序告單作明居馬融曰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紀年沃丁元年命卿士咎單

太甲

紀年注名至

太戊

紀年注名密按太戊事呂覽制樂篇韓詩外傳三

以爲成湯時書大傳說苑敬慎篇又以爲武丁時

巫咸

書序伊陟贊於巫咸紀年太戊十一年命巫咸禱於山

川馬融以爲殷之巫鄭以爲巫官呂覽勿躬篇巫咸作筮孔穎達

曰巫咸父子並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按古者事神司天

即是輔相咸雖事巫官不妨其爲大臣也洪興祖楚詞補注曰山海

經巫咸國大荒之中靈山巫咸等十巫從此升淮南子軒轅邱在西方巫咸在其北巫咸之興向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祒皆取此名

祖乙

紀年注名滕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爲中宗晏子諫篇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大祖乙在武丁下似非此

盤庚

紀年注名旬殷本紀盤庚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按此與書序異觀盤庚三篇實當時懋懼之命非追思之旨又云武王封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呂覽慎大篇武王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

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
王於是復盤庚之政此史遷所本也

武丁

紀年注名昭楚語白公子張諫靈王曰若武丁之神明
也其聖人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
年默以思道旣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夢求聖人旣
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
交修余無余弃也今僞古文說命皆襲以成文呂覽重言篇高宗天
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
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

之天子其重言如此

傅說

墨翟尙賢篇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荀子非相篇傅說之狀身如植鰭莊子大宗師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高誘覽冥訓注傅說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

甘盤

紀年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於河學於甘盤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按君奭有甘盤無傅說圖譜等書有傅說無甘盤紀年並有之恐不足憑僞孔

傳解遯於荒野爲武丁之遯劉恕外紀又以爲甘盤遯世此因紀年命卿士甘盤而意測之也竊疑甘盤傳說實一人耳

太王亶父

莊子讓王篇與孟子語同御覽三百八十三六韜曰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

姜女

列女傳有呂氏之女

太伯

韓詩外傳十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葬季之吳告伯仲伯

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

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論衡云太王薨太伯還王季避之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按充此言將論語三以天下讓推演之如此則讓之名著矣惡云無得而稱乎外傳所云伯既奔喪兄弟相讓伯仲不能逆羣臣之心而委位於季知此則其國本非己有惡云至德乎且太王以偏愛季季又何名因心則友乎太伯之事自當以史記為正[illegible][illegible]不及之說亦是否賢盛德陋儒說之便生疻痏

中雍

索隱云世本居篇吳孰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曰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按古人無此不經之字顯係皇甫謐等僞撰反竄入世本韋昭曰武王進封太伯爲吳伯故曰吳太伯比史記云自立爲吳太伯者雅馴則仲雍爲虞仲亦追號也吳虞聲同通稱猶河東大陽之虞城亦謂吳城郡國志大陽有吳山秦本紀秦使摎伐魏取吳城徐廣曰在大陽索隱以爲仲雍與周章弟虞仲祖孫同號者未考也

王季

呂覽首時篇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

歷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珪瓚秬鬯九命爲之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按此因紀者乖異故注家據呂覽爲說孔叢子忠日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六韜日王季百年而沒

太任

晉語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

微子

呂覽當務篇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史記以爲紂庶兄直是異母兄索隱知紂母已爲正妃按呂覽謂爲同母

庶兄此不通之論也書大傳微子之命作雅聲謂之麥秀歌歌曰

麥秀蔪兮黍禾蠅蠅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以爲箕子所作辭亦稍異

箕子

書大傳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淮南道應訓武王柴箕子之門注云紂之諸父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主術訓注又云紂之庶兄此異說也服虔杜預同之冊府元龜宗室部總序云帝乙正妃生三子微子微仲紂也庶妃生一子箕子也尸子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范睢傳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是謂胥餘爲接輿秦策直爲兩人箕子應帝王箕子胥餘釋文云司馬云胥餘箕

子名也按韓詩外傳三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其胥餘則胥餘正是爲奴之事非箕子名也崔譔又以胥餘爲比干名亦非也韓非說林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按三仁憂苦幾望之心豈直如此小人迷聖賢開口便謬 羅泌以箕子爲舜後箕伯之後傳會宋世家云箕子紂親戚也葢外親不知史記所云親戚即是父兄之稱大戴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管子輕重乙篇管子教桓公軍士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死列陳是親戚即其家之父兄尊長不可爲外親矣羅

泌妄人也舉一端可以概其杜撰僻戾而不足齒矣

比干

呂覽過理篇紂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注孔子言紂一竅通則比干不殺也

伯夷　叔齊

論語釋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齊亦謚也見春秋少陽篇韓非外儲左下昭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天下曰以伯夷之賢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此不鬭之辭夫人知之

太姒

列女傳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詳見後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

大顛

克殷解泰顛閎夭執輕呂以奏王墨翟非攻篇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

閎夭

克殷解命閎夭封比干之墓荀子非相篇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墨翟尙賢篇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兔之中按此兔罝之詩或爲是而作歟

散宜生

書大傳西伯既戎耆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太公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望曰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牖里按太公始遇史佚亦不能定就此事論之當在已遇文王之後若太公未歸周三子何能捨國事從遊呂覽古樂篇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注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斲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按周本紀殺王子比干在武王觀兵之後此又不同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本紀以爲觀兵時語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韓詩外傳旆折爲三

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雷荀子至氾而汎韓詩外傳天雨三日不休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眾是熸之已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按荀子儒效篇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云云韓詩外傳三武王心懼太公曰云云說死以霍叔為散宜生以周公太公為武王其說各異又御覽引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吉予曰不吉將行雨輜車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墜洗灑甲兵也與此亦異

南宮适

晉語文王即位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謀於南宮鄭云詩傳說疏

附弃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　孔叢孔子曰聞諸老聃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

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官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

祭公

晉語諏於蔡原注蔡蔡公原原公皆爲蔡本作祭周書祭公謀父我亦惟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又上文云我亦惟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按謀父爲周公曾孫所云若祖祭公爲周公之子而非別有一人表既置諸第五此誤出也或云即十亂之榮公

師尚父

呂覽首時篇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謹聽篇云釣於滋泉史記世家云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曰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清三月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列仙傳以為三年不獲魚後得大鯉有兵鈴在腹中說苑尊賢篇鄒子說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韓詩外傳八太公望少為人婿老而見去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鶡冠子世居篇太公屠牛注傳曰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天問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荀子君道

篇文王偶然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外傳四作舟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汲郡表引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抱朴子文王按呂尙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趙策堯舜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說苑尊賢篇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蓋葛洪涉此而誤諸書言呂望者事煩文互牴牾不一大畧如此又世家云文王載與俱歸立爲師周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新書六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搜神記令太公爲大司馬史一遷前後忽忘何怪雜記紛紜不一鬼谷子忤合篇呂尙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按此文與策異金石萃編汲郡太公呂望表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謂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望文王曰

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

其年月文王曰有之有之

畢公

左傳以爲文之昭故馬融等注尚書亦爲文王庶子魏世家云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潁容春秋例曰史記不識畢公周文王之子而言周同姓

唐書世系表云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於畢此據姓譜所云別有竹帛敢於誕妄者

太師疵

微子世家紂以箕子爲奴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以爲疵彊二人也劉恕外紀直作疵彊然馬鄭諸儒皆言是箕子比干劉恕亦喜造異端

者也

少師彊

此抱樂器奔周者未見其嘗與呂召並列也

成王誦

周書武儆解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召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

召公

說文引史篇召公名醜燕世家云與周同姓皇甫謐云文王庶子蓋據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然分子不必定屬文王之子淮南繆稱訓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按此謂行

露之論衡氣壽篇召公周公之兄傳稱召公壽百八十
詩
韓詩外傳一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隴畝之閒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按鄭譜云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則聽訟之詩正當文王不得如韓詩云先君文王也又甘棠之詩美召伯者鄭譜以爲武王時其時不容有在位驕奢之人也詩正義引樂動聲儀云召伯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于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與聖人齊是以周南無美而召南美之按鄭譜云武王定天下觀民風俗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此是在後追錄其風化之署以聖賢之迹區別非謂召公之賢不能及周公之聖也若然者興曰分陝而治召公之倦勞不更甚乎孔穎達引此曲說以解詩實礙於鄭義

史佚

周本紀尹佚筴祝史其官尹其氏也大戴保傅篇承立於後是史佚也新書傅職篇少師之任史佚職之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於尹

逸

周宣王靖

列子黃帝篇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鷄莊子達生篇爲王養鬬鷄司馬云齊王也與此異按列子書多言周宣王黃帝篇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能養野禽獸仲尼篇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則作宣王爲是說苑正諫篇諸御己諫楚莊王曰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顏之推寃魂志周春秋曰周杜國之伯名爲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

之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按左儒見宣王亦見說苑立節篇

管仲

韓非外儲左下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焉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說苑復恩篇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按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對曰隰朋可列子力命篇莊子徐無鬼呂覽貴公篇並同鮑叔不得先死鶡冠子世兵篇管仲作革說苑尊賢篇邵子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

也

荀子大畧篇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

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淮南繆稱訓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

甯武子

馬驌曰柳下惠當在仁智之列

范武子

第四列已有士會其次第先後亦非其時

晉叔向　向母

韓非內儲說下叔向之讒萇弘 按萇弘死羊舌氏滅久矣 又外儲左

上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

說林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

也請以百金委叔向按此誤以叔魚爲叔向也鹽鐵論論誹篇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按其事未聞

蘧伯玉

高誘呂覽召類注曰伯玉衞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諡曰成子淮南泰族訓作瑗伯玉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外寬而內正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葢蘧伯玉之行也韓詩外傳二同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原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與莊子又異寓言篇以爲孔子

吳季札

哀十年救陳杜預云其年蓋九十餘也說苑政理篇延陵季子游於晉吳越春秋諸樊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韓詩外傳十吳延陵季子游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

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子皮相之士也

子產

淮南繆稱訓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晉語謂之公孫成子莊子德充符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呂覽下賢篇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與莊子云子產謂申徒嘉曰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語異壺邱子林為列禦寇之師而伯昏無人其友兩人亦異韓非難四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

己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按此等小慧誠非子產之美疑其事本訛傳韓非故借爲舌端耳又說苑貴德篇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佩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子產之殁在昭二十年孔子之殁在哀十六年相去四十餘年無祿令人比並且子產爲政二十餘年孔子未嘗一日臨民康子雖愚甯不知之子游又胡假於夸設之辭乎知此事又妄也孔叢作縣子子問子思新序則以爲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引子產云云韓詩外傳三則又作季孫子暴子貢云云當如彼所說

晏平仲

晏子諫篇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願君廢

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與秦策或人爲中期於秦王語同按晏子外篇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曰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公曰善以魚五十乘賜弦章說苑君道篇同攷哀六年傳弦施來奔或此人也而管子小匡云使弦子旗爲理呂覽勿躬篇管子復於桓公曰決獄折中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商新序四作弦甯則先後有兩弦章然小匡篇末仍云賓須無爲大司理參考之實是管子時誤

家語辯政篇孔子曰夫子産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敬故吾皆以

兄事之而加愛敬晏子外篇仲尼曰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又晏子語景公曰盆成适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荀子大畧篇曾子行晏子從於郭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云云按晏子與聖門交相愛重也如此乃墨翟非儒云晏子對景公曰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又云景公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儒書倨云孔子辭景公致廩邱未嘗有晏子沮尼谿封事也由異端以晏子尚儉故引爲同調猶梟欲

抵鳳而誣鴒雛因欲耒之之說也今晏子書亦雜入譏

調之事以遺爲撤財畢去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

曰君不如陰重孔子許以相齊孔子强諫而不聽必驕

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故孔子困於

陳蔡之間直以定哀三十年中通爲一時事而不知晏

子之年壽不能待也世家云晏子卒後十年而景公薨上弦章事云殁十七年景公薨于

哀公五年孔叢詰墨云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

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又曰晏子

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

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襄十七年

傳晏桓子卒晏嬰服麤縗斬則無隸非行禮者也此謂樹服晏三年晏子非之在外

篇而墨翟書無之益明晏子外篇皆墨家竄入愚謂孔叢之詰猶以常理爭之

若稽諸年世則三尺豎子亦知其吠影之妄矣夫晏子設詐以窮孔子孔子復樹儋以報齊國仁義言盜跖行正是墨者之徒所爲而足以塵翳賢哲獨怪史遷爲名山之書獨采尼谿之事使晏子蹶昧乎世亦不嘗成人之美者適彰其性識之庸下耳

太子晉

太子晉解叔譽告晉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尸子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此又傳之者過師曠對王子曰汝聲清

汙汝色赤白火色不壽按昭十五年傳云太子壽卒而
周語有太子晉諫靈王則晉者其衍字也卒未十年而
王室亂天喪周道傳賢知早夭哀哉

左邱明

左傳正義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
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
明爲之傳共爲表裏王肅家語觀周篇無之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書大傳孔子曰吾有四友自吾得回門人加親是非胥
附乎晏子雜篇仲尼稱不廢行不厚則顏回騫雍待孔

忽忘古今顏同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列子力命篇顏淵之才而壽十八家語弟子解年三十史記弟子傳年二十九莊子人閒世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管子立政篇瓜瓠葷菜按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楊倞云葷葱薤之屬論語不撤薑食孔安國曰齋禁薰物薑辛而不薰故不去也釋文作焄本或作葷說文葷臭菜也蓋氣之辛臭者通為焄熏詳荀子所稱玄端祭服亦謂不食辛臭之菜又云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楊倞云禮祭致齋不茹葷非不能味謂不能知味也按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齋必變食今人誤會莊荀

以葷爲血肉以齋戒食爲蔬食菜羹則論語一章有難通者矣論衡伯牛寢疾仲弓傷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誤以仲弓爲伯牛子按王充自記揚己之美不惜發祖父之短則亦曰矣又欲假合人父子耶白虎通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

朱張

論語釋文云王弼注朱張字子弓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按鄭不以爲人名又荀子非十二子所稱仲尼子弓楊倞無注則以爲仲弓也儒林傳傳易者馯臂子弓或荀卿之師然不當在逸民之列王弼非也蘇轍古史謂朱張夷逸不見書可也并少連言之亦陋矣廣博物志引尸子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而耕於野不忍被

穢入廟而爲儀

少連

事見禮雜記列之者以其在逸民也柳下惠夷逸二人係傳寫脫落

子思

說苑立節篇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此本不辭記事之謬子思辭而不受曰伋聞之妄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史記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孔叢云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

與之言學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按史記年六十二其事當然年十六何王與人講難云孺子則非書寫十六為六十之誤也宋人有疑其僞此類殆然

鹽鐵論貧富篇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

孟子

說苑建本篇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韓詩外傳九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釋訓萲諼忘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列女傳作既學而歸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少時東家殺

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非外儲左上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汝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遂烹彘也其事正相類孔叢雜訓孟子居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子上侍坐爲禮敬子居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

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居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罕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御覽三百六十三聖賢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即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今俗本孔叢作子車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孔叢亦為子居（荀子大略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按荀卿之非孟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且後先相望傾軋之習也王充何人而作刺孟其言不成經緯如俳優之嘲弄人而已書有幸而傳者若王充之徒也）

屈原

水經注江水篇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

寬全鄉人翼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女嬃也錢大昕曰
孟堅嘗譏屈原露才揚己必不薺之大賢之列此後人
妄以意進之耳

漁父

此隱士能言者流非仁人也

肥義

趙世家爲惠文王相國并傳王不聽李兌之言終爲公
子章所殺忠若荀息可也去仁尙遠

魯仲連

孔叢執節篇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

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魯連子齊辨士田巴議稷下一月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巴終身不談

藺相如

按張晏云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而今本皆列第二然則後人又妄爲移易非張晏時舊觀矣

孫卿

鼎錄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

韓非難三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按此則荀

卿又嘗遊于燕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按此傳之者妄

漢書疏證卷六終

浙江書局刊

樊　熙校
丁立誠校
嚴曾鑑校